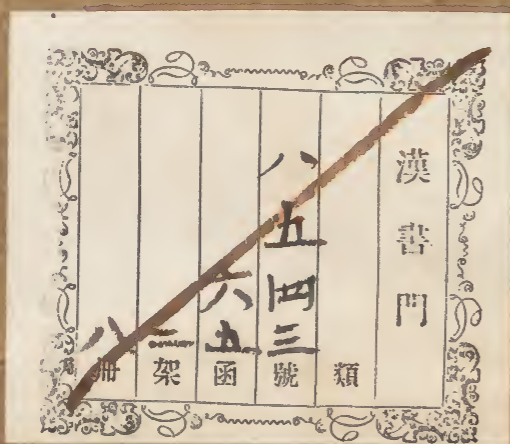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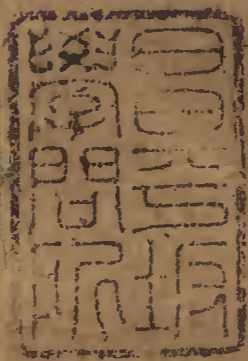


四書翼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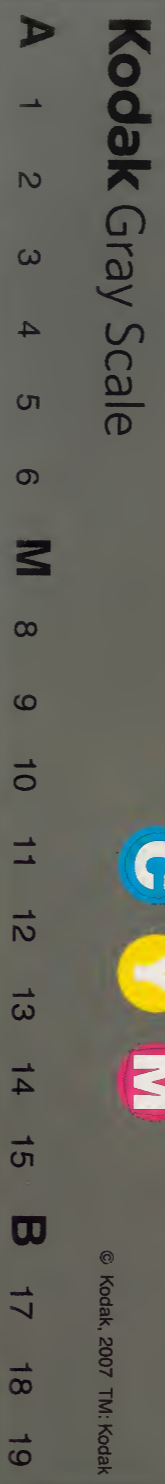
論語四



六

五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543
冊數	8 (5)
函號	277 62



四書翼箋論下卷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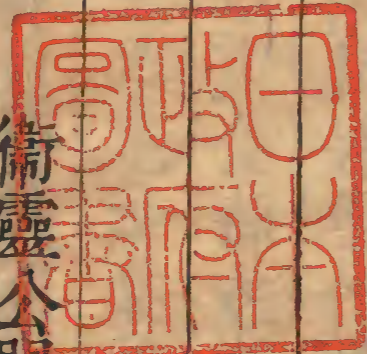
溫陵洪啓初爾還父 著

男 承棟

承榜

承楷 校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 章



焦漪園曰孔子言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王遵巖以為俎豆中有軍旅蓋其精神嚴固志意堅卓可以用乎經曲千百之中而不亂則所以行三軍敵萬人者即此事也自此

道不行於是軍旅俎豆判爲二事雍容曲謹爲文儒之習
暴戾悍伎爲武人之長敝也久矣

孔子至衛時哀公元年衛靈公之四十一年也衛方將與
齊伐晉故靈公一氣孔子問行伍之法夫子嘗却萊兵墮
三都風采凜然且自謂我戰則克豈真未嘗學軍旅哉特
以靈公時方惑志衽席而繼嗣不定夫婦父子之禮焚然
淆亂矣至於侵隣之事在可已者故夫子抑其不當問而
啓其所當問俎豆乃禮字之借言耳子路慍見子路非自
慍也爲夫子之德之盛疑其不當窮也此不幾於不受命

乎夫子以爲惟君子多窮窮蓋君子之常也固字當如此
看正與亦有字相應特君子能窮小人窮斯濫矣溢於本
分之外卽謂之濫

子曰賜也女以予爲章

子貢學將有得全在識上惟能識故能疑但天下同歸而
殊途一致而百慮未悟到同歸一致道理雖終日隨事隨
物學而識之終未得其領要故夫子說此以開之曰汝以
予專在多學而識之者與此等語須有斟酌子貢却對曰
然非與其曰然者以理無窮盡非多學而識不可其忽曰

非與者以夫子之學豈專用心於外者耶夫子遂迎機而
決之曰非也予第覺一理洞然萬象已具有感遂通皆其
逢源之應而一以貫之耳蔡虛齋曰不可以非也二字聖
人全不用博此說最有理會夫子嘗曰多聞擇其善者而
從之多見而識之其教回亦曰博我以文何嘗離個多學
但到所謂一則學識皆陳迹矣故曰學不可徒博亦不徑
約

蔡虛齋曰天下無一人無有一貫底道理何者心之虛靈
知覺具衆理而應萬物者人所同也雖聖人一貫亦不過

是全此個理

問如天之於衆形非物物刻而雕之也朱子曰天只一氣
流行萬物自生自長自形自色豈是粧點得如此聖人只
是一個大本大原裏出視自明聽自聰色自溫貌自恭在
父子爲仁在君臣爲義從大本中流出便成許多道理只
是這個一便貫將去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

知德卽知味之知津津自不能已旣知得這裏面滋味則
外面世味自不足以奪之孟子曰飽乎仁義所以不願人

之膏粱之味也意正如此

子曰無爲而治者 章

夫子贊舜不必說出紹堯得人這等靠人安享無爲亦何足稱述重在德盛化神上無爲亦非無所事事祇運用處絕無作爲痕迹此正是德盛下二句言惟敬德之容可見正見其無爲也是故有苗來格治若燁赫而舜惟舞干而已無虞傲戒志若兢業而舜惟執中而已叢脞墮惰之歌無日不惕舜惟安止而已猶之天四時無不行百物無不生乃其於穆自若也猶之北辰雖係衆星斡旋造化精神

無刻不運乃其居所自若也

按舜之治天下其爲夥矣然謂之無爲而治者爲而未嘗爲也管子曰其應非所設也其動非所取也此言因也因也者舍已而以物爲法也是故欽若昊天因其度也敬授人時因其宜也敬敷五教因其性也六府三事因其利也因者君道也爲者臣道也爲則擾矣因則靜矣因冬爲寒因春爲暑君奚爲哉故曰君道無知無爲而賢于有知有爲皆善談無爲者也

蔡虛齋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未必其他聖人皆擾擾

然有爲也有爲則非聖人矣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未必
其他聖人皆戚戚然長憂也有憂則亦非聖人矣要皆舉
其尤者言

子張問行 章

吳因之曰夫子告子張問行只在忠信篤敬四字便了但
做忠信篤敬工夫須十分懇至一毫將就不得故又有參
前倚衡云云耳要卽完却忠信篤敬四字非另一意

處世甚難問行不可謂務外也夫子却以事心告之忠信
篤敬只是一個心以此心徹內徹外則爲忠信以此心載

始載終則爲篤敬忠信篤敬雖遠可行況其近乎不忠信
不篤敬雖近者不可行況其遠乎然這忠信篤敬特寄言
行而發非就言行上做工夫也若就言行上做工夫則忠
信篤敬仍是僞爲矣必其念念操存步步着實隨在而不
離觸目而有見立也而若參前在輿而若倚衡卽在輿與
立而若此則其非在輿與立之時俱可知也如此纔喚做
忠信篤敬如此纔可行緣子張是務外的人故教之如此
做工夫立與輿特借言其隨處存誠非指定於立與在輿
處用功也夫然後行不必着力言所以行其所以行的機

括已在上節說了此句只足上文者耳書紳是子張留心於行處不必貶他

子曰直哉史魚 章

品題二臣一個直一個君子已盡他一生下二句不過形容個直與君子勿看上句作虛下二句作實直者不失節是有守也君子不矯節是有養也兩節俱重無道一邊見兩人能以氣節相推挽處問卷而懷之何處見他氣節曰歛身而退不被功名爵祿所牽便是見他氣節處徐徽弦曰可字有味惟進有可出而行之道故退有可卷

而懷之道不是空空退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 節

失人是誤遺其人失言是空費其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知者胸中自有藻鑑人之可否一見自知故其用言有妙處皆乘機而投對症用藥可與言則與言固無偶遺了人不可與言則不與言亦無空費了言

子曰志士仁人 以成仁

志士是利仁者仁人是安仁者然不重分別優劣上看來人只爲一生死之間便壞了多少事壞了多少心體凡求

榮苟得貪位慕祿皆屬生凡處貧賤患難夷狄皆屬死無
求生以害仁則殺身以成仁矣註中理當死三字當看若
理不當死不貴徒死也

心不安處便是害其心之德心安處便是仁求生害仁殺
身成仁爭個安與不安耳

子貢問爲仁 士之仁者

問爲仁問其所以用力之方也夫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以友輔仁是少不得卽如見有位者言論風采自長一段
精神與純粹人居自能鎮其躁而銷其邪卽此可見心體

相通處仁與賢無分別但大夫有位則仁發於事業故曰
賢

家語孔子曰吾死之後則商也日益賜也日損曾子曰何
謂也子曰商也好與賢已者處賜也好與不若已者處與
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不聞其臭則與之化矣與不善
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不聞其臭亦與之俱化矣是以君
子慎其所與處

顏淵問爲邦 章

李宗謙曰爲邦有大規模有大根本一正朔莫善於行夏

之時考制度莫善於乘殷之輅定章服莫善於服周之冕而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樂莫善於韶舞由韶之舞思韶之治此皆規模體統所不可少者而大槩要在君之心鄭聲靡靡最易淫蕩君心而喪其所守佞人奸詭百出最能潛奪君心而至於傾殆國家此其害不少所以當放之遠之不可一爲移惑觀二典載堯舜爲邦敬授人時如同律度量權衡辨十有二章簫韶九成九功惟叙治天下規模可謂大備矣而聖讒說壬人惟危惟微之戒尤極諄諄蓋惟恐君心一移於淫樂一惑於讒說無以開萬世之太平也

故夫子此章數語分明堯舜二典

高中玄曰王者立一代之制豈止乘輅服冕而已乎二者特以示斟酌云耳卽是而推則凡損益取舍以備一代之制者固可以例知也樂則韶舞韶舜樂也樂用韶舞非徒用之已也思夫致治何以如舜思夫作樂何以如韶乃爲得樂之精所以可貴若徒卽用舜樂是亦在齊聞韶而已淫者靡溺流蕩之謂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也其聲調靡溺流蕩能散人之志而使之惰慢故亂樂者鄭聲爲甚巧言孔壬堯舜猶畏之况於他乎蓋佞人包藏禍心

奸詭百出君欲修德則能潛移其志君欲致治則能陰奪其成君欲用賢則能巧譖其去僥利通滑使人君甘之如飴雖至於傾覆國家尤不自知豈不可惡之甚

黃葵峯曰時指四時曆法一年十二月起於斗柄建寅之月終於斗柄建丑之月三代以來未之改也商人建丑周人建子蓋以子丑之月爲朝賀之月夏則取人生於寅之義卽以寅月爲正始行事之月百官朝賀庶事更端一應朝政俱於此月除舊布新時之正令之善故曰行夏之時或曰商人建丑周人建子百官章疏史官紀事皆依改年

之月爲始終如周元年始於十一月必書云元年十有一月至明年十一月則更書云二年十有一月如此則官府庶務不以曆書之年月爲年月而曆法與史法之歲月互異矣豈王者畫一之法乎今觀春秋紀事每年皆起於春正月終於冬十二月則周之不曾顛倒月次明矣宋儒妄謂春王正月非周制也乃聖人行夏之時見諸行事之實噫生今反古豈聖人所敢爲耶以魯國紀事之書輒違周禮不惟自爲不臣之人且使魯爲不奉正朔之國矣宋儒又曲爲之解曰正月者周月也仍是建子也不敢自專也

春則夏時也以夏時冠周月垂法後世如此則是以仲冬之月冠以春時不亦謬哉

陽氣始進於黃鐘其月爲建子曆丑轉寅三陽始備於是協風始至盛德在木而春氣應焉古之聖人以此爲生物之始改歲之端至商周以征伐有天下於是更正朔以新天下之耳目而有三統之說然以言乎天則生物之功未著以言乎地則改歲之義不明孔子考王制必行夏時良有以也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人字以擔當世道者言爲謀不周其患立至彼不周於謀者以爲苟可目前之安不知所慮不遠處置不十全只目前便自不安况能久乎詩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夫謀至於孫而後子可獲安向使及子而止非惟孫不獲安雖子亦曰殆哉矣

鄭申甫曰遠慮非遠也自狃目前者視之以爲遠也又曰遠慮非取遠者而慮之也以其經畫可使萬里之外百年之久保安無事故謂之遠慮也纔一玩愒禍卽至矣蕭牆之內數年之間自有不測出吾意外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好色二字亦是指點個真實念頭人于好色未有不真切者而獨好德者不然甚哉道心之易蔽而難開也蔡虛齋曰未見猶冀見之已矣乎三字警省之意尤深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

與立也

臧文仲柄政於魯而柳下惠之賢彰彰於時文仲亦既知之矣乃使其抑於士師竟三黜以終夫推賢讓位相之大體此而用其私便遏絕社稷生民許多福澤而其他相魯事業皆無足道矣故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不薦賢便是

竊位不是恐其相形之意

熊氏軒曰與大夫僕同升則稱其文知柳下惠而不與立則譏其竊位蓋在上位以薦賢爲重也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

躬自厚三字重看如今專責人而不責已這都不叫做自己如把已看得厚自然薄責於人矣遠怨者非議自無可怨之道也本文則字極緊口氣云厚責已而薄責人便自遠怨何必咎人世爲畏途此意須會

陳新安曰此卽成湯檢身若不及與人不求備之意

子曰不曰如之何

再言如之何是思之熟而處之審也天下事豈輕忽之可圖乎故曰吾未如之何也已未如之何是莫如其事何也

子曰羣居終日

難矣哉
慧固明智之稱曰小慧則不本於義理而發於計較利欲之私耳夫利欲害人甚於陷阱故曰難矣哉

子曰君子義以為質

章
夫天下事非君子其誰任之哉事之有經權也有常變也此英雄所躊躇而不敢任者君子只是把個義為質質幹

也如治地者先治其基造器者先造其朴質幹既具經畫從此起矣而且禮以行之禮即其有品節有文章是也天下事莫不有個款段條理原錯亂不得依此而行其恰好處亦復如是而且遜以出之遜即其發將去時從容舒徐是也天下事雖有正當道理至其出將去時須不激亢不直致方為合於人情元祐諸賢不能遜竟至紹聖紛紛正為此也又且信以成之自始至終皆一點真心運用其間初非鋪張粉飾以炫人之觀聽者如此處事所以為君子不然則亦庸眾人之遇事草草支應者而已何以為君子

三之字指事言禮義孫信俱一時事無先後鄭申甫曰孫有二義謙卑遜順亦是從容和緩亦是謙卑遜順所以不忤於人也從容和緩所以不逆於事也禮孫信總之只是
一個義一者不到便非義矣

李見羅謂精義之功良是君子是贊詞或推本於平日有
養來却無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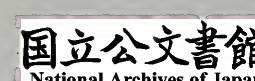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已知也
蔡虛齋曰君子病無能焉此是求其在我者而已非是謂
我有能而人自知也如此則亦是正義謀利了失其旨矣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齊氏曰求有為善之名固君子之所羞終無為善之實亦
君子之所惡故長而無述孔子惡之四十五十而無聞孔
子歎之沒世而無稱孔子疾之

子曰君子求諸已小人求諸人

求諸已則德愈厚而業愈隆緣其心有惟日不足之意小
人不知是已分內事全無實落工夫所以終身無得德業
衰矣又曰天下事皆已分內事豈可忘自責而徒責人耶
惟知已分內事則求已愈切不肯一毫放過



王陽明曰君子之學求在己而已毀譽榮辱之來非獨不以動其心且資之以爲切磋砥礪之地故君子無入而不自得正以其無入而非學也若夫聞譽而喜聞毀而戚則將惶惶於外惟日之不足矣其何以爲君子此又一說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

此夫子爲爭與黨者而發爭者往往托之乎矜黨者往往托之乎羣夫子曰君子原是矜不是爭非懼矜之過而爲不爭以防之也君子原是羣不是黨非慮羣之過而爲不黨以維之也嘗觀世之盛也矜違欽隣無矜之名協恭同

寅無黨之名至於城府一開門戶競起於是小人借之以爲爭階竊之以爲黨府又其甚者君子得其名不得其實始于矜卒于爭始于羣卒于黨如漢宋諸君子往往有之然則君子非但無樂乎爭與黨也併矜羣之名亦不欲立矣

須識矜與羣就旁人看出來非君子一面立一個矜又一面立個羣也爭不必與人角鬪方是只有長短相形清濁相較的意象便是爭矜而不爭矜亦渾化矣有意爲矜矜便爭羣而不黨倣此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李宗謙曰：二句一串看，單重言上天下有其人，善而其言亦善者舉之，不待言有其人，非而其言亦非者廢之，不待言如其人，則非而其言則是當何如，略其人而取其言可也。不以言故舉之，亦不以人故并此言廢之，斯於聽言之道得矣。陳眉公曰：朝廷以德行取士，使小人不得已而勉爲君子，以科舉取士，使君子不自覺而流爲小人。

子貢曰：有一言而可以居之者，其言也。

章

一言者一字也。子貢多學而識，故有此問。亦將可以語一

貫矣。夫子曰：是莫若恕乎。恕者，如心之謂也。欲令人如吾心，則難而欲吾如人心，則甚易。欲人人如其心，則難而欲自如吾心，則甚易。故己所不欲，卽勿以施諸人，卽心以證心，非特吾心之所安，天下亦以爲安。非特意之所便，天下亦以爲便。只管行去，那裏有盡頭處。故曰：終身可行。輔慶源曰：始則推己，以及物，終則爲聖人之無我。李宗謙曰：何時行不得，何時用得盡。此語有味。

子曰：吾之於人也，有言者，不實，無所不至。

章

或問毀譽之說。曰：毀者惡未著而遽詆之，譽者善未著而

四書真義 卷六
三
亟稱之也聖人之心公明正大稱物平施何毀譽之有雖然聖人誰毀誰譽又言如有所譽何也曰聖人視天下爲一體無有彼我之私故無不欲人人入於善譽之所在無非有勞來鼓舞之意故曰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試猶驗也驗其今日微露之善端知其將來必至之究竟雖有譽也畢竟非虛譽也其無毀無譽者聖人公天下之心其有譽無毀者聖人善善長惡惡短之心也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聖人之心亦若是而已雖然聖人道及此轉有三代之思矣今之時非三代也今

之民卽三代直道而行之民也凡制行在一時直道在千古吾與人並生天地之間同得天地之性安得厚誣一人併誣萬古如在之民心哉此聖人所以無毀譽也蓋隱然欲以是非維直道也大抵人心是非乃轉移世道之大機彼毀譽失真者其初已顛倒是非久之而是非遂從而無辨日趨於暗天理滅矣孟子曰無是非之心非人也聖人發此於春秋其亦有不得已也夫

子曰吾猶及史節

李宗謙曰朝有信史此直道也野有淳風此厚道也據此

一事而是非賞罰之明於上禮義信教之崇於下俱可槩見而今亡矣故夫子傷之

蘇東坡曰夫史之不闕文與馬之不借人豈有損益于世者哉然且識之以爲世之君子長者日以遠矣後生不復見其流風遺烈是以日趨于智巧便佞而莫之止也

子曰巧言亂德

節

所謂亂德如惡鄉愿恐其亂德之亂若說得不成道理如何能亂人德亦不爲巧言矣惟其說得來似是而有理故能亂德小不忍謂小仁小勇也總是情不住抑不下處非

小事不忍之謂韓信策漢王曰項王啗啞叱咤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嘔嘔至有功當封刻印利忍弗能與此所謂婦人之仁也正與此類看來亂德亂大謀俱屬自己身上爲是蓋已無知言工夫是以巧言得而亂之已無養氣工夫是以柔情浮氣得而亂之故止亂之道必自己心上定心定則理明巧言不能亂矣心定則氣平小不忍不能亂矣

子曰衆好之

節

徐巖泉曰好惡本有自來而衆好衆惡則公論分數向多

聖人必察焉者蓋犯眾惡時必有不得已處其眾好之者又或出於黨同此處不察則惡之者無以開其自新之門而好之者反以成其所為之未善其失不專在人而吾亦與有過矣

張南軒曰天下之善惡有如黑白之易明者眾之好惡固所同也至於事若善而其情則有害事若不善而其情或可取此眾人之所惑而君子之所察也孟子於仲子匡章是也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謂之人便有此膽智便有此精神人字須重看朱子曰人者天地之人沒這人時天地便没人管道是人性分中物把人性之所固有者一一盡收入來把人性所當為者一一便推出去任是參兩之規模皆是人做出故曰大其心能體天下之物非道之能也人之能也若道則何能弘其人哉非道弘人句只是搭上意耳作文用輕掉之法便快

子曰過而不改是為過矣

言人偶有過亦不甚妨只是有過了恐怕人知自己護着

依違片時遂成過了倘能速改亦何過之爲累哉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不寢二句莫板實看謂今天下之所思者任是思得真切至忘食忘寢然而思之我當初也是這樣思畢竟沒了作用可見天下道理懸空想像不得吾人心意懸空億度不得須着實有學以濟之方可故曰不如學吾嘗二字要在虛中想看

勞心以必求者強探而力索硬要得也故勞而無功遜志而自得者深造之以道而自然得也得之於優游涵咏之中其理實而味永也要之不如學不是廢思廢思則又罔矣

黃貞甫曰夫子不是廢思但虛用無益蓋偏用思則入虛偏用學則滯實心固貫于虛而實實而虛之間故曰學者覺也身心家國飲食起居無之非學因其時履其事素其位蹈其常此之謂學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 章

憂道不憂貧是君子主意打從謀道不謀食說起若曰君子終身所謀者道不曾到謀食上去蓋食非人之所可謀

而亦有不待謀者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故君子之心只憂道之不得而已貧非所憂亦不必憂如此說却省力
胡雲峯曰凡學而求食者只爲貧富關有不透耳果不憂貧自不謀食

子曰知及之 章

此言人之自修由大本直到末節處俱要體脩純全方爲盡善之道下面二條俱屬修己之事智是心之聰明處所謂及者非空知之謂也已兼知明處當意在內蓋天下之

民情物理心之明哲都曉得到經畫處置得詳矣少有私意錯雜則私意便間歇所以或作或輟雖得之必失之知及仁守矣至動容之間又要莊蒞莊以蒞之乃是天理常存一作止間自然德容儼肅態度端重所以起敬內有是德故外有是容若舉止稍涉輕浮皆其養之不粹積之不厚雖曰仁守亦是仁不熟學問未純也至及仁守莊蒞矣至動民之間又要合禮禮者天理之節文卽是天則乃心上一點靈明大中至正合於人情合於恰好最易提省處故條教之設提撕警覺之間須是切中人心之知覺天則

之大中方能使人興起若動民處少此一着則張弛緩急之間皆失其節是亦自修之功有關也故曰未善通章知及仁守是根本臨之以莊已發到外面來動民是臨民中一節也兼本末該大小道全德備矣
董思白曰知及而不仁守終亦不是知及既至仁守尤必莊以蒞動以禮方是仁守完全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

節

牛春宇曰知與受自有淺深知不過徒得其槩受則究極其量容納得住承載得起也不可小知不可以小事知之

不能不足以爲短而能之亦不足以爲長所以知君子者不可以此也非以君子但務其大者而細事便未可觀已此個小人是瑣瑣之輩

吳因之曰長於大者不長於小長於小者不長於大此君子小人所以分別處若觀人者但以小者觀之則小人得以自見而君子反置之無用之地矣惟以大者觀之則君子始得自顯而小人不得濫與矣故曰觀人之法當觀其大

子曰民之於仁也

節

本文上言仁之甚切於人以見其當為下言仁之無害於人益以見其當為重上二句下二句是餘意

民之於仁下個民字便見仁之為人是人人都不獨一人然也水火乃民生日用飲食之所資一時一刻離他不得仁乃人心生理所以生生所以形形尤離他不得較水火為甚水火是至切不可離的然猶不可蹈也蹈之便死仁則何時不可蹈投足即是率履皆真所為安身立命不愧不忤不朽不滅之真莫過於此安見有蹈仁而死者乎以是較之仁之於水火孰為甚矣生死二字講甚于水

火中勿遽露出還在未見蹈仁內用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當仁擔當乎仁也言只管發憤擔當將去雖師不讓所謂不把第一等事讓與他人做者此也顏子請事斯語毅然以仁為己任不亦勇乎可謂不讓者矣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

總是固執執以理則為貞執以意則為諒貞者以天下之理為主無私者也諒者以一己之見為主有私者也諒非有出於貞之外但任理但無我雖謂之諒亦是貞但我

但任已雖謂之貞亦是諒

徐巖泉曰心迹之間有權存體用之間有變存發貞字透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爵祿人君所以勸功若在臣子只宜自盡故敬事後食臣之道也餼廩稱事君之道也敬字有兢兢戒慎意所謂一日立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一日不業乎其官則一日不敢安乎其位是也

子曰有教無類

無類正是無所擇意未說到人復於善意洪氏曰聖人之

教如雨露之於萬物

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

凡人議論根於道術道術既同則心術因之心術一則議論隨之如其不然則彼以此為非此以彼為非意見議論互相牴牾謀於何濟乎不相為謀有不能謀不肯謀二意
子曰辭達而已矣

吳因之曰辭取達意凡其精神足以潛通造化奧旨足以紹述聖賢者皆意之中藏也意誠不可不達然一達意即完事既已宣洩天地之玄精難道天地玄精以外復有可

加既已發揮聖賢之奧旨難道聖賢奧旨以外復有可加非惟不可加抑亦不必加非惟不必加抑亦不能加故曰而已矣

師冕見

章

曰階者相之知所升也曰席者相之知所坐也曰某在斯某在斯者相之知所應酬也子張意以夫子之歷歷與言委曲周詳若有加於常禮之外者殊不知聖人哀矜之念不容過於中則自有道以相之如是而適盡吾心則亦是而適合於道故曰然固相師之道也即輔相萬物亦是

這念頭

蔡虛齋曰蓋即是老安少懷人物各得其所之理

季氏將伐顓臾

章

李宗謙曰是時季氏四分公室魯勢寢微據顓臾之不服季氏蓋猶知有魯者未可謂逆命之臣也看來不均不安之論正是說顓臾所以不服之故都緣季氏據魯君貧臣富君寡臣衆不均不安國勢將傾所以致遠人不服不來除是均和而安然後遠人可服就使不服以魯之文告招徠之安得不來夫子非欲季氏自家來顓臾欲季氏附魯

以服顓臾也遠人不服而不能來正謂相夫子不能張公室致遠人不服而不能來邦分崩離析正謂其相夫子不能止其據國致魯邦四分五裂而內變將作聖人立言良有深意

顓臾魯附庸也顓臾附魯故曰魯附庸將者謀已成而事未發也人臣無將將則誅季氏之伐顓臾不過欲取以自益未必顓臾得罪於公家亦未有犯於季氏冉有季路因見孔子而曰季氏若將有事於顓臾有事言以伐顓臾爲事也此重三子與焉心有所不安故問之夫子直曰求無

乃爾是過與大抵富國者欲強兵求爲季氏聚斂已先爲之地矣此夫子直窺病根處夫顓臾昔者先王一句極重下二句輕觀一旦字便見昔者先王封之東蒙以爲東蒙主是周天子的顓臾矣且在魯邦域之中是社稷之臣又是魯君的顓臾矣爲先王封國不可伐在邦域之中不必伐是社稷之臣非季氏所當伐何以伐爲問季氏之僭非一事矣一顓臾之伐聖人深致意何也是時四分魯國獨附庸之國尚爲公臣伐顓臾是伐魯也是撤社稷之衛而愈以自封也孔子深正其罪正與愛牟同意

冉求却辭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看來爲臣者安得以不欲爲辭哉蓋周任有陳力就列不可則止之說矣有持危扶顛之譏矣今汝却言曰吾二臣者皆不欲是猶虎兕在柙而逸其典守者曰吾未嘗欲其逸龜玉在櫝而毀其典守者曰吾未嘗欲其毀也不欲其逸不欲其毀而竟致其逸竟致其毀是誰之過哉深明二子除是去了方解得如今只說吾不欲如何解得

顛與固而近於費此又冉求爲季氏解爲季氏解乃所以自解也固則在彼有難克之勢近於費則在彼有侵凌之虞及今不取後世必爲季氏子孫憂冉有此言全只知有季氏不復知有魯甚哉冉有之飾詞也故夫子責之曰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蓋貪利固可疾也假詞以濟其貪尤可疾也凡人有欲尚畏人而不敢發惟出之有詞則舞智以欺人其干名犯分無所不至其可疾又何如哉蓋季氏之欲取顛與不過患寡與貧耳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民寡患彼此之分不得其平不患財貧而患上下之心不相安誠若君十卿祿而上下之分旣均則君安於君之所當得臣安於臣之所當得雖貧不見其爲貧矣

均而無貧則和之徵也和則君百乘卿大夫十乘雖寡不爲寡矣和而無寡則君安於臣無所疑忌臣安於君無所猜嫌君臣相保永無傾覆之患矣有國謂諸侯有家謂卿大夫講此處須緊提先王見得先王分茅胙土各有定制本不寡也因患寡而至不均不均故益以寡本不貧也一患貧而至不安不安而反以貧勢有必至理有固然故爲推本之論若此夫如是緊承上三句說故字須接得有情言惟內之不可不預如是故遠人不服知有文德之修而已遠人既服知有安來之道而已不必勤兵於遠何也懼

其勤遠畧而荒內治也按襄公十一年魯作三軍此三家分公室之始也初魯只有上下二軍盡屬於公有事則三卿帥之以征伐耳季氏欲取而屬之於已三家不均故作三軍而各分其一則不爲公所征矣然孟氏特取其一猶以三分歸公叔孫氏猶以父兄歸公而季氏遂盡取之則季氏之不均不和有自來矣尚何論文德之修哉相夫子節須看有分曉謂不能相之以張公室致遠人不服而不能來此外勢之可憂也那分崩離析謂相夫子不能止其據國致四分五裂家臣屢叛此內勢之可憂也大約家之

富而至謀國則其家亦愈分矣私之衆而至強公則其私亦愈離矣講此處須含不均不和意

吳因之曰通篇須想他責由求及詞氣激切光景大意只是律之以王章惕之以利害言顓臾之伐大悖王章由求奈何聽其猖獗而莫之匡拯况不均不和兆起蕭牆隱禍其利害蓋有不可勝言者矣觀此便是春秋懼亂臣賊子之意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 章

禮樂征伐天子之事也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

蓋天子得其道則權綱在已而下莫敢干之也所謂自天子出者天子亦豈以一已可專而以私意加於其間哉亦曰奉天道而已矣此之謂得其道若上失其道則綱維解紐而諸侯得以竊乘之禮樂征伐將專行而莫顧矣諸侯可以竊天子則大夫可以竊諸侯陪臣亦可以竊大夫矣其理之逆必至於此所以有十世五世三世之異尹氏謂於理愈逆則其亡愈近是也政字就指禮樂征伐言言大夫上便該得諸侯下便該得陪臣看來天下無道先從禮樂上僭起禮樂亂征伐之權亦為之下移矣禮先而樂後

有禮則上下之分定禮亂則便不和不和便爭爭則征伐之所從起是以治天下者先要於禮上整頓又曰自大夫出是說禮樂征伐不成其爲禮樂征伐也陪臣但云執國命而已通章自有道以及於無道又因無道以及於有道維持名分挽今而返之古者倦倦矣

徐巖泉曰庶民不議非議其上也乃公議也天下有道則公議在臺閣爲直道明於上天下無道則公論在草野爲直道不明於上而在下矣是非不白讜論不行而便屈服於山林之間其光景何如

陳止齋曰此章備春秋之始終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是春秋以前時節自諸侯出隱桓莊閔之春秋也自大夫出僖文宣成之春秋也陪臣執國命襄昭定哀之春秋也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 章

李宗謙曰祿是賦稅自三家分魯魯君無民賦稅盡入私家政是賞罰祿與政一時去特交互言之耳四世者自公室言宣成襄昭是也五世者自大夫言季武悼平桓也微字作未然看知其必微者以理之順逆勢之陵犯知之也夫三家視其君而起不奪不厭之心則夫陪臣視之亦何

悼而不萌此心乎方三家專公室之祿而竊魯國之政本其私意欲以利其子孫而豈知子孫之微實兆於此按昭公五年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國人皆屬於三家三家隨時貢獻於公而已

孔子曰益者三友 章

直與諒不同直是面折人過失的人諒是朴實頭的人多聞是博古通今的人便辟者乍俯乍仰迎喜迎怒衣冠雖

甚都進止雖甚雅而實無剛直之操箴規之益故曰便辟謂習於容儀而不直善柔者每事依阿便佞者言語可聽二者損益每每相反蓋與直諒多聞者友雖常情所敬憚然使人常懷進修而不敢自足者必是友也故益與便辟善柔便佞者友雖常情所狎悅然使人常懷驕惰而不自知者必是友也故損

吳氏曰益者增其所未能損者壞其所本有

孔子曰益者三樂 章

樂喜好也情之所鍾最能移人故損益有三禮樂所以調

養性情樂節者心一於進反而必中其節之謂也整齊嚴
肅其禮之節乎樂而不淫乎中雅淡其樂之節乎樂之不
厭則有以置一身於中正太和之中亦惟置一身於中正
太和之中故樂之而愈不厭樂道人之善者天地間方以
類聚物以羣分自家爲善則見人之善不覺好之若自己
出惡人見人之善則臭味不相同不覺而妬忌之自然不
愛說起說起則形己之短不惟自家不肯說起亦不要聞
他人之稱說矣驗之世人自見得有一段好笑處樂多賢
友者吉人取善惟日不足多而不覺其多也此益者之樂

三也驕樂以驕爲樂也言動驕縱不約之禮義之中佚遊
心志日佚也懈惰荒寧不以進修爲事也宴樂以宴爲樂
也如飲食聲色歌童狎客之類此損者之樂三也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

章

言貴投機不投機則雖以老成石畫之論不入其耳反貽
其怒故侍君子者最宜折衷如言猶未及我未可言也而
遽言之是謂之躁言既及我可以言也而又不言是謂之
隱或不先不後時可以言而所與言者意不在是則亦非
可言之時也此時恣意而言則謂之瞽鄭申甫曰躁者浮

蕩淺露使上人以輕薄待我矣隱者暗昧幽闇使上人以深機待我矣瞽者言不投會使上人以蒙貿待我矣躁以氣言隱以心術言瞽以見識言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

章

戒乃慎未然之防總是立志以帥血氣使血氣之欲皆化為義理耳色非直女色凡紛華美麗足以娛耳目者皆色也鬪非直鬪忿與人爭智與人爭名皆鬪也得非直財利凡身後之名子孫之慮皆得也蔡虛齋曰人到老來變節亦是英氣已老前日之精神鼓舞至是已倦而本然之俗

心故態不覺至是畢露矣故曰四十見惡其終也已要之三者自少至老皆所當戒夫子特隨時指其甚者耳當如曾子之三省始得

王龍溪曰隨時而變者血氣也所以主乎血氣者性靈也蒙養以貞可証聖功自能宰萬物而不擾謙光巽入自能處乎萬物之下而不爭恒以一德日新而不殆憤樂相生而不知老之將至是謂無方之神無體之易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中庸伏性以戒爲首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

章

畏不是虛憚蓋不敢違之為畏也不敢違方是個畏天命無不在凡日用動靜至大至小却是天命流貫于中天之于人猶水之于魚觸處是天即觸處是畏大人聖言是抽出最大者言之畏大人即是憲天之意惟大人能憲天故大人宜畏畏聖言奉為師保之意大抵上天之心在聖人之胷其譴告在聖人之口世無聖人不能知天安得不畏焦漪園曰君子所畏者只在此三者則此三者之外非所畏矣故自聖賢所畏者觀之君子有畏也書曰克自抑畏是矣自世俗所畏者觀之君子却無畏也語曰不憂不懼

是矣

小人不知天命也不知大命之無處不在也此小人是有才智小人狎大人狎非狎慢之謂窺之以私心則非道而欲以悅之伺之以有間則非分而欲以干之侮者視為迂濶之談輕而褻之之謂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 章

生知豈盡廢學特其天聰天明不全藉於學故曰生知李宗謙云重勉學上不必累累說氣質反覺碎煩如云生而知之者此天下第一等人品有假學而知之者是次于上

四書章句 卷六
三
等有困而知者是又次于上等惟困而不學民斯爲下可見其不假學者惟生知其餘皆不可不學困而不學始爲下其餘學而知者不可爲下總是除了上等的皆當學以變化氣質也

吳因之曰義理之心聖凡之所同也卽聖人亦豈能有加毫末卽常人亦何嘗虧損分毫但聖人氣質純粹便如一顆明珠不曾落在塵埃裏不須洗淨自是光瑩逼人故生而知之若常人則爲氣質所蔽當初這點義理之心都已埋沒須着實洗淨乃得復見本來面目開明知慧故有學

知有困知要之生知與學知困知總是一般質地只是氣質上有蔽與無蔽耳善乎朱子之言曰氣質清明義理昭著真是道得的確

困而學之有所警發而後學也如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意今人尚未知困夫安能學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 章

思者聖功之本九思皆從念頭提醒不使逐念尋真俾一心惺惺皆從天理運用則隨其應事接物身有定則矣視思明二句講云耳目雖有聰明之德却全靠這點虛靈運

用出來假如心不在焉視便不見聽便不聞連那聰明都
沒有了夫無聰何以成其為耳無明何以成其為目吾人
方將兼照以為明兼聽以為聰奈何使其昏瞶罔別此真
是可畏可惕故君子視必思明聽必思聰餘倣此
蔡虛齋曰九思亦似說得完了從事於此能無終食造次
顛沛之違則自明而誠矣如所謂主敬行恕居處恭與人
忠其言也認之類大槩俱不外此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

章

為獨善之學易為兼善之學難如不及者趨善不敢後也

如探湯者避惡不敢前也此獨善之學也這個揀擇分明
只結果得一身而已等而上之隱而求志直志其物我一
體之志達而行義便達其物我兼成之道這等人以大涵
養為大設施不求一善成名不求一身自潔豪傑而聖賢
斯其人也俯仰古今能不慨歎於斯須識兼善原是獨善
內事不得兩局

袁了凡曰君子此身可隱此志常要流通一時不求便與
天下國家間隔矣凡建功立業不難惟達道為難設施不
本諸性天終非達道

朱子曰前一節知至意誠之事方篤信自修未達於用也
後一節則修身而推以治平之事體用全而爲大人矣此
夫子所以有見有未見之分與

齊景公有馬千駟 章

景公千駟之國君死之日正人心思慕之際也而且無稱
之者更不消說後世夷齊首陽之餓夫到于今則人心易
忘之日也而且稱之更不消說當時矣于此見人必有異
於流俗而後有以自樹君子所以疾沒世而名不稱也因
是有歎焉景公雖千駟何加于生一死則千駟亦非其有
彼附羶者亦果何爲夷齊縱不餓亦必有死一餓卽首山
亦有榮名彼溫飽者能得此否于此立個公案有生事業
烏可以彼易此

陳亢問於伯魚曰 章

聖賢之學只有此心德性心體也而詩之溫柔敦厚禮之
恭儉莊敬皆所以調養乎此也氣質未能變化則德性不
能渾融須調養得力故夫子先之問夫子欲訥於言教鯉
慮無以言何也修辭立其誠也恐言之不中理也其辭支
其辭慙去德性遠矣鯉退而學詩學禮不可等閑看須見

伯魚承當夫子之訓意

吳因之曰說又獨立問對處須與起初獨立時光景不同乃是妙悟夫子嘗獨立鯉嘗過庭那時只問得學詩乎一句只說得不學詩無以言一句話這也還道是偶然一次誰想他日原是這樣獨立原是這樣過庭畢竟學禮之外別無說話此是伯魚最善形容處作文更須得模寫法乃佳問一得三亢于詩禮非前此不聞但聞此而益知詩禮當學耳遠字只是不私厚的非謂故推而遠之也

邦君之妻

章

焦漪園曰當時嫡妾不正稱號不審以妾爲夫人如春秋所書風氏嬴氏之類是也夫子有正名定分之意故以古禮示人大意云夫君謂之夫人矣本國謂之君夫人矣異國亦謂之君夫人矣何尊且貴也而可以卑賤者爲之哉蔡覺軒曰此一節論天子以下妃妾稱謂之法諸侯曰夫人者夫人之名惟諸侯得稱寡小君者諸侯相饗夫人亦出故得自稱也君之妻曰小君此云寡者從君謙也自稱於其君曰小童者若未成人言無知也

陽貨欲見孔子

章

陽貨欲見孔子欲得孔子來見也孔子不來義不往也貨以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故瞰孔子不在而歸之豚欲令孔子來拜而見之也當時貨雖非大夫實行大夫之事而以自居矣孔子亦待其不在而往拜之內不失彼之禮外不中彼之計也不意而遇諸塗貨於此時自以謂得肆其譏諷矣其曰可謂仁乎貨意謂仁者志在國家也子亦曰不可又曰可謂智乎貨意謂智者動不失時也子亦曰不可繼而遂諷之曰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及今不仕則將無日子弟曰吾將仕矣將仕口氣甚

活言吾豈真不欲仕而虛負歲月者但今尚有待耳貨語皆譏孔子孔子應之曲盡其道貨終無所施其奸非聖人而能若是

蔡虛齋曰陽貨奔齊曰吾欲張公室卽此一言觀之當時陽貨作亂專政蓋自以爲救國之迷亂也自古奸臣所爲未有不假名義者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今人終日言性皆終日言習甚且指習爲性而性愈晦矣吾試辨習以明性可乎大抵人之善惡分數相去或相倍

徒或相什百或相千萬如此之相遠者夫豈其性然哉原
來他性本自相近未至如此之相遠其所以如此之相遠
者習也非性也惟其相遠者習益見相近者性也故曰辨
習所以明性也須含習當慎意思方得

此所謂性兼氣質而言天命之性若無氣質却無安頓處
然粹駁分數大槩亦爭不多其所以相遠由後來所習使
然耳是故赤子之生無有五方其聲一也性之相近也及
長則言語不通飲食不同有至死莫能相爲者習之相遠
也習之說明則性之說愈明矣

蔡虛齋曰自一陰一陽之謂道而繼之者善其性之所自
來固無不善而既屬於人不能盡同故夫子一言以蔽之
曰相近至孟子當人欲橫流之時特推其所本然專以性
善爲說自此言性者紛紛矣由今觀之謂性爲相近則驗
之身稽之人參之往古考之當今上探之聖賢下察之衆
庶無一不合信乎其爲相近也謂性爲皆善則自己而人
自古而今自聖賢而衆庶皆不能不少殊雖禹湯文武之
聖亦未見其與堯舜爲一孟子蓋獨推其所本然者以曉
之也蓋嘗論之天下之生凡同類者無有不同而纖悉則

不能盡同此其所以爲造化之妙如桐梓之生一也而枝條花葉之橫斜疎密則無一同然要其所以爲桐梓者終相若也此相近之說也而可以知人矣人之形體一也而耳目口鼻之位置美惡則無一同然要其所以爲人者終相若也此相近之說也而可以知其無形者矣人之能言一也而其聲音之清濁高下則無一同然要其所以爲人聲者終相若也此相近之說也而可以推人之性矣其賦自天何有不善自陰陽雜揉屬之人而謂之性宜不能粹然而皆善矣奈何主性善之說而遂廢性相近之說耶故

嘗謂夫子言性相近惟指其實然者故他日言中人以下中人以上生而知學而知人品節節不同皆與相近之言無異孟子專言性善惟推其本然者故他日言二之中四之下性之反之先覺後覺人品亦各各不同終歸於夫子相近之說學者亦學夫子而已夫子未嘗言性言性只此一語何今世學者言性之多也毋亦知其性之相近而戒其習之相遠可乎孟子言忍性是性不能皆善而忍亦習之義也

子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

由上章而言則美惡可以習而移矣然惟上智下愚則非習所能移矣方知上章云是指中人上下者而言耳此又以上智下愚完上未竟之旨聖人說話自是多少穩實蔡虛齋曰上智下愚亦是氣質之性下愚非無本然之性也本然之性爲氣質昏濁埋沒了故不移所謂困而不學民斯爲下者是也是故堯舜禹稷與之爲善則行鯀驩兜欲與爲惡則誅可與爲善不可與爲惡是謂上智桀紂龍逢比干欲與之爲善則誅子莘崇侯與之爲惡則行可與爲惡不可與爲善是謂下愚齊之桓公管仲相之則伯豎刁輔之則亂可與爲善可與爲惡是謂中人愚者豈真不可移哉人自不肯移耳

子之武城章

上世以道化民故里有謠邑有歌末世以法把持天下於是教化不行太古之聲息矣何幸子一日得聞之武城也聞之武城不覺莞爾而笑而曰割雞焉用牛刀牛刀何用也不用之宰天下而用之蕞爾將操刃者過耶抑非操刃者過耶言及此愈令人有唐虞三代之思矣子游且篤於自信也備述所聞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

言出於夫子而忘之耶甚哉子游之以文學而發之吏治也文學何資於吏治曰治天下者必有以調養其中和之脈使上撫乎下下順乎上而後天下可治亦必宰治者以禮樂爲教用以默養其溫良樂易之度潛消其乖戾強梗之氣於是相恬相愉上下之間油然有家人父子之誼而不自知豈以武城而可不用耶甚哉子游之篤於自信也有漆雕開之未信而大行有期有子游之自信而東周有兆故夫子爲之志慨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知前言之爲戲則今之爲治尚名法不尚禮樂者其吏治

民風且何如哉講牛刀處須看得虛活描寫其境趣講偃之言是處要於愛人易使外發一段言外之意乃得解黃勉齋曰絃歌絃且歌也合樂曰歌教以絃歌謂之學道者使人人習於和平中正之音以養其心而所歌之詩又皆溫柔敦厚合乎禮義則自然皆趨於人所當行之道乃所謂學道也君子能學道則知撫乎下矣小人能學道則知順乎上矣上撫乎下下順乎上天下安有不治

公山弗擾以費畔 章

陽虎之畔只因季平子卒虎以平子嘗攝君事欲與璠與

葬梁仲懷亦家臣也以平子立定公而復臣位義不可用此虎怒之既而告弗擾亦止之後因仲子行郊只加敬仲懷而仲懷又不敬弗擾擾怒遂激虎囚桓子逐仲懷諸人而與之畔弗擾拒費時虎又敗而奔齊或在晉矣

吳因之曰夫子欲杜私門強公室久矣第三桓世執朝綱無隙可乘適公山弗擾與陽虎共執桓子據邑以叛其家內亂是可剪也故召之而欲往倘得因此除去權奸還致公室使大柄復出於魯則將整頓法度修舉舊章而先王禮教信義可再見今日故曰吾其為東周乎蓋夫子有為

于魯權不在也權之所以不在者特因三桓素蓄無君之心不欲孔子進用常陽與而陰擠之故耳

李宗謙曰夫子仕魯墮三都又先墮費則費之有無係魯之興衰明矣公山弗擾據費以叛非叛季氏也叛其叛魯者也夫子欲往意思分明是不深罪他叛謂此一番行直可使弗擾把這費還送與魯私門從此可弱公室從此可張豈是自家都無依着欲一出去嘗試他看來子路不悅意夫子欲同叛也不知夫子正喜季氏失費故微示之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豈徒二字當玩如云他的黨尚多他

不召而獨召我必定有用我處如有用我吾其為東周乎
大抵夫子果往必能動得公山歸順則此費乃是公家故
物以大聖人力量假費來與魯假魯來與周禮樂征伐大
柄直還之天子真個是為東周矣惜乎子路不喻也為東
周為宇最重是極力作為一番獨闢一乾坤

或問虎與不狃欲去三桓一也虎欲見而孔子則不見不
狃召而孔子欲往何也蓋不狃名為叛臣勢不得來見聖
人故欲見而召不害有向慕之誠虎既不得見又瞰亡而
歸之豚則其意愈譎矣且二人雖皆欲去三桓然不狃則

真欲張公室特不知非家臣之所宜舉耳虎則意不在公
室特欲假公室以制大夫為自己之利而已觀於異日齊
欲伐魯而不狃止之虎乃謂三加於魯則可取見其用心
之不同矣夫子之不見虎欲往弗擾之召殆謂是與

子張問仁 章

行五者於天下即下文恭則不侮云云言仁在吾心而所
以檢束而操存之者須在躬行處着力故必以是五者奉
以周旋直至流通于天下而不為間阻不為睽隔則為仁
矣五者何恭寬信敏惠是已大抵吾身在天下中與天下



相離不得故聖人論仁輒說及天下如出門使民便與天下相關便要恭寬信敏惠不特此也即家庭中亦有妻子僮僕即行之妻子僮僕便要恭寬信敏惠恭則我原不侮人人自不侮我惟不侮纔是恭如不能不侮便不叫做恭便不能行于天下餘做此問敏字於求仁工夫似不甚切朱子曰不敏則便有怠忽纔怠忽便心不存而間斷多便是其行之着力處夫子恐其不寔下手故以不侮等告之若曰必如是而後爲恭寬信敏惠也必如是而後爲行之

天下也

佛肸召子欲往章

吳因之曰佛肸在晉想亦魯之三家也彼以中牟叛而夫子欲往者蓋將啓之以尊王之義潛消其叛逆之心使其乃心公室無有二志而甘心僭竊如三桓者將不威而自服矣此夫子欲往本意也不然則或其權詞遜避之意未可知也然未可爲子路道也故因其不悅之疑而微示之曰然有是言也有是者有是君子不入之言也雖然吾向者不有堅者磨而不磷白者涅而不淄之言乎這堅白或

指物言或指道德言看來夫子語意只是假借形容抵他不善不入句話頭堅白在我則無可無不可入於磨涅之中可也超於磨涅之外可也此而不往便是匏瓜之繫而不食矣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以此推之夫子從佛肸之召而其操縱久速之機全然在我彼何足以免之又豈能拘之哉匏瓜是苦瓜人食不得者非責匏瓜以不能飲食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章

子路是個直率人夫子要他用細膩工夫故啓之好學以

去蔽女聞六言六蔽矣乎須要把六蔽二字說得重本是六言極好的却有六蔽在若稍稍認之不真見之不審則雖以天下之美德而反滋天下之弊往往有之此非美德之能誤人誤處皆緣不學也是故使世之好仁者而必曰爾且宜從井救人雖極愛人之人吾知必不爲也使世之好知者而必課玄虛之談推衍六合之外雖好奇之士吾知其必不爲也亦云好信何至執一時硜硜不顧他人利害亦云好直何至務爲徑情而少含蓄恃其血氣之強而橫行不遜勇者豈宜有此逞其躁率之態而凌世傲物剛

者豈宜有此然當其蔽也從旁人觀以爲是何人也而且爲愚也爲蕩也爲賊爲絞爲亂爲狂也而彼且自認爲仁也自認爲知也自認其爲信爲直爲勇爲剛也故吾所爲認之不真見之不審雖以天下之美德而反滋天下之弊者此類是也是以去蔽莫若明理明理必先務學好字作浮慕看若好得真便去學了剛就性體上說勇就敢爲上說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 章

學詩者反覆思惟使心與理相入自然有長益處學字貫

下數句六經皆稽實待虛之言苟讀詩者有所觀發則興觀羣怨事父事君隨所玩習可以受用不盡如關雎一詩不過爲夫婦而發然其中道理何所不可用興是此心之勃發處讀此者真忼慨悲歌發千古壯懷觀是此心之警悟處生平淑慝有密友良朋所不及告語者一讀詩而豁然若喻發乎情止乎禮義和而不流可以處羣也怨亦人所不能免也如忠臣孝子不得於君父志士仁人有激於時艱皆怨也然有淒怨之聲無憤激之意怨而不怒可以處怨也這等道理以之事父亦可以之事君亦可是故欲

報之德昊天罔極讀此而不流涕者其人必不孝王事靡
盥不遑啓處讀此而不鼓壯者其人必不忠不寧是也詩
之指物引類如關雎鳩鴉虞白駒之類葛藟苻采苑柳
棠棣之屬則鳥獸草木之名亦由是而可以多識矣由是
而觀人而不學詩則無以興無以觀無以羣無以怨邇無
以事父遠無以事君且於鳥獸草木之名亦有所不知小
子亦何莫學夫詩哉問鳥獸草木之名要多識何用曰無
非所以盡物之性也顯之得其親上親下之理微之得其
性情動靜之端學者能有觸而自得之則隨所玩習皆爲

有益非必讀陟岵而後可以言事父讀四牡而後可以言
事君也如王子擊好晨風而慈父感悟裴安祖講鹿鳴而
兄弟同食晨風鹿鳴豈父子兄弟之詩耶

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 章

文王之化自北而南亦知其化所自起乎文王起化自修
齊始蓋平情理性之道卽天下和平之基此處調養得力
則有無限通衢此處調養不得力則有無限窒碍故曰人
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牆者家之喻也
人慎毋築牆則幾矣

子曰禮云 章

張南軒曰玉帛固可以行禮也鐘鼓固可以為樂也謂玉帛鐘鼓非禮樂則不可然禮樂豈止玉帛鐘鼓之間哉得其本則玉帛鐘鼓無非吾情文之所屬不然特虛器而已敬和字不必說出

子曰色厲而內荏 章

易以內柔外剛為小人之道彼色厲而內荏者儼乎其容若不可屈以私而干以勢矣叩其中則畏首畏尾寔甘於利而怵於害如此之人欺世盜名常畏人知譬諸小人其

猶穿窬之盜也與譬諸小人指當時之大人言也穿窬竊人之物而畏人知彼亦是貪黷汙染有盜行而畏人知大凡婦不潔者多佞舌吏不潔者多倨傲悻悻自負以欺人之莫知試捫之此心剛耶柔耶安耶不安耶譬諸穿窬吾深為斯人汗背矣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

鄉原一生勾當分明要學聖人然全體精神盡向世界陪奉與聖人不同

朱子曰鄉人無甚見識其所謂原亦未必真原乃卑陋而

隨俗之人蘇氏謂其近似中庸而非也故曰德之賊孟子曰一鄉皆稱愿人無所往而不爲愿與中庸相近必與狂狷相遠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鄉原者未嘗進取而無所不爲者也狂狷與中庸相遠而孔子取其志之強可以引而至於道鄉原與中庸相近而夫子惡之惡其安於陋而不可與有爲

陸子有云漢文帝也只學得鄉愿然否曰三代而後有德之君致治之美如漢文帝有幾若文帝是鄉愿則鄉愿何不可儒者大言乃爾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

只病在不經心若經心思索自不暇說德之棄猶委之道路一般蔡虛齋曰道眼下路也塗是前頭路謂纔這裏聽得到前頭就說了如此則只是以資口說而已何有於我哉德之棄也蓋寔有心於道德者聞一善言他自能蘊蓄於不言之表而潛玩其理踐履其事自不輕於口頭說過黃勉齋曰觀此則輕浮淺露者真不足以爲學也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 章

鄙夫只是患得失念頭重了無所不至乃莫可形容之詞

說不盡許多欺君誤國之態惟說不了方是語意大抵論人識與守最重鄙夫之人豈其無才惟其為權勢滓穢識守卑陋故目之曰鄙夫使其不為富貴所濡染則其人品事業必有超然者安在不可與事君哉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 章

大凡可得而名狀者其病猶淺不可得而名狀者其病寔深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或者不敢決然之詞有無限感慨古之狂也肆緣志願太高故不拘小節蕩則出於名檢之外矣古之矜也廉圭角太明嚴其在已者忿戾

則爭長競短以氣加人矣古之愚者徑情直行於委曲文飾處却少員通之識若今之愚是藏智於愚假之以濟其奸矣習俗之移人固至此哉

彭季山曰聖人以矜愚狂為三疾蓋有所指矜即狷者狂即狂者而愚即信果之小人也忿戾則克伐盡行而人無所容蕩則禮法盡廢而已無所守詐則無為有虛為盈約為泰而恒心盡喪不惟狂狷不易得而有恒亦難故曰得見有恒者斯可矣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 章

紫以間色亂正色以其能悅人之目也鄭衛之樂以淫聲亂正聲以其能悅人之耳也故聖人惡之後世果卒為二者所勝古人玄衣朱裳今之朝服以紫為上至於常服亦皆衣紫所奏之樂莫非鄭衛淫哇之聲人心好惡之失其正如此況於聽言之際安得不為利口者所惑耶汪氏曰辨朱紫以目辨雅鄭以耳具耳目者能之猶未為甚難唯利口之覆邦家則當辨之以心人主之心常為所惑而不能辨故范氏備述其態以曉人苟非自正其心辨之豈不難哉

胡雲峯曰註釋利口曰捷給也捷則顛倒是非於片言之頃使人悅而信之有不暇於致詳者視佞為尤甚故覆亡之禍立見

子曰予欲無言 章

夫子無行不與原不待言的况已涉於言已是落第二層的予欲無言就像夫逝者如斯夫的意思夫子自己胸中自有一段光景說予欲無言他已自發的道機真實雖無言而無隱者自在子貢不知此意故說子如不言小子何述夫天則何言哉四時自行百物自生直把天道微妙發

四書章句
卷一
三五
散在外更沒須隱藏善觀天者察此而已夫天則何言而亦何待於言哉四時百物卽此是天分明影出夫子無行不與的意思不是說行者自行不知其所以行又曰天理在日用間卽是時行物生初非二事夫子說天只說個理不待言而顯所以予欲無言若說天不言已亦不言便非夫子口氣

予欲無言豈能終日不出一語亦以理在日用觸處皆真可人人嘿會無以言爲故無言之言深於言也子貢不悟夫子故以現前之天直指之四時行焉時推一時時自不昧其候百物生焉物各付物物自不踰其則有悟於此將謂先天未發之秘盡在是也夫天則何待言哉張子謂風雲雷露糟粕煨燼無非教也蓋本諸此

楊慈湖曰自有天地以來至于今不知幾春夏秋冬矣而識春夏秋冬者有幾孔子謂哀樂不可見不可聞而春夏秋冬可見可聞乎又謂庶物露生無非教不知如何而教也言卽無言無言卽言惟洞覺者自知未至于洞覺者終疑一貫之妙不可思苟其滋疑也何以言爲

孺悲欲見孔子 節

孺悲嘗學士喪禮於孔子一日求欲見孔子想當時必有以得罪者孔子託疾以辭之時傳命者方出戶則又取瑟而歌使之聞之此正聖人愛人之無已處夫子嘗曰苟有過人必知之人有過又欲使之聞之此真天地之心

宰我問三年之喪 章

宰我問三年之喪只到暮年亦已久矣其云居喪則不得習禮樂三年不爲禮則壞三年不爲樂則崩喪必三年其害如此且以一年言之穀之舊者已沒新者又升鑽燧以

取火而四時之火隨時迭改由此言之天運一週時物皆變喪至此可止矣何必三年燧火之所在也周禮夏官司權掌行火之政令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災榆柳青故春取之棗杏赤故夏取之桑柘黃柞櫛白槐檀黑各隨其時之方色取之古人作事件件順天時况水火乃天時妙用尤不可不順其性改火以達其氣亦贊化育之事也蔡虛齋曰周禮云季夏出火民咸從之季秋納火民亦如之註季春則火星見於建辰之月因出之以宣其氣雖烈山焚菜不禁也季秋則火星伏於建戌之月因內之以息其氣雖

鑠金焚雉不爲也宰我此言徒知禮樂之不可去而不知三年之喪禮樂之大者也徒知時物之皆變而不知吾心惻怛之寔自有不然而變者故夫子以不安處打動之食稻衣錦指其年以外言

又曰女安則爲之不可作實說言我不料女就安了乃今竟恬然不怪而直以爲安既如此則爲之我也沒奈女何了兩女安字極重兩則爲字頗輕蓋此節本意全是要儆發他使之不自安耳食旨不甘三句借君子以聳動其不安之心食稻二節既已多方打動他使不自安然不提明

父母之愛出來則不自安之心或終錮蔽而無由發動亦未可知故又探本而深折之使其究竟至于不自安而不忍行其年之喪也愛親之薄指食稻衣錦喪不三年說蔡虛齋曰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除是無三年之愛於父母便罷既有三年之愛如何却無三年之喪以此見予之不仁也三條話一節深一節

高中玄曰問宰予聖門高弟乃何至欲短喪曰自是聖門高弟卽此亦自有人不及處何以故曰人於名義有不順者率甘心爲之而又恐人議已率又昧而不言宰予卽明

言以請正是不欺也是有求教之實心也人之居喪徒有三年之空名者多其實一年之間何曾盡禮宰予盡禮於一年之內是尚有一年之實喪也以他人自欺之心而議宰予求教之實以他人三年之虛喪而議宰予一年之實喪其相去益遠矣曰然則夫子何深責之曰人子而欲短喪是何言也則何爲而不責但須有宰予不欺之實心一年之實喪而後可責以三年之愛彼三年之虛喪與夫欺其心而不以言也者求爲宰予不可得也烏乎責

子曰飽食終日

節

心是活物飽食終日而一無用心則千古不昧之靈瑩而實之無何有之鄉以身世難竟之宇宙而委之不屬之所悠悠蕩蕩不亦甚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博奕不可爲也爲之猶愈於無所用心者則人心何可無所用哉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 節

林次崖曰義以爲尚却除勇不道而勇自在其中何也義以爲上則當爲便爲無所畏避雖刀鋸在前鼎鑊在後有所不顧所謂至大至剛塞乎天地何勇如之不然則爲亂爲暴弊不可勝言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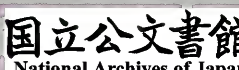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 章

聖賢以公惡維世有惡有字根君子身上體貼君子惟愛人其有惡也非徒然無別益以見善善之公處好稱人惡則仁厚何存若居言職若操用人之柄則不在此例居下訕上則忠敬何在若律已以正而指畫時事又不在此例勇而無禮就血氣爭強上看果敢而窒就行事用罔上看自有此惡天下庶有長厚之風且以潛消其虛僞之習乎而不圖有伺人之隱自以為智者不圖有犯分以凌人自以為勇者又不圖有攻發人之陰私自以為直者使天下

之為智為勇為直皆若此曾不若愚者懦者拙者猶無大害於天地間也此子貢之惡欲與夫子共維直道也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 則怨

蔡虛齋曰近之則玩狎矣遠之則疎斥矣二者皆非君子所以待小人之道近則失之不及遠則失之太過莊以蒞之不近之也慈以畜之不遠之也蓋此等雖有難養之情君子則有善養之道自其近不遜遠則怨言之因見其難養自其莊以蒞慈以畜言之則無難養者矣聖人言此以見常情非近之則遠之二者人所易犯而示人以當思待



之之道使不至不遜而怨也非特患其難養也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

問此章立言固是勉人及時進德然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世有特立獨行之士不徇流俗衆必羣然共罵何爲而不見惡朱子曰見惡亦謂有可惡之寔而得罪於能惡人者非不善者惡之之謂也

微子去之章

史記微子者殷帝乙之首子紂庶兄也箕子比干紂親戚也紂始爲象箸箕子歎曰彼爲象箸必爲玉盃玉盃則必

思遠方珍怪之物而御之矣輿馬宮室之漸自此始不可振也諫不聽被髮狺狂而爲奴比干曰君有過不以死諫則百姓何辜直言諫紂怒曰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遂殺比干剖視其心微子曰父子有骨肉而君臣以義屬故父有過三諫不聽則遂而號之人臣三諫不聽義可以去矣於是遂行

當時此三人或死或不死或去或不去疑於此是則彼非伸此則屈彼者故夫子卽其位揆其時而原其心直斷其仁固出於憂君愛國之心迹雖不同心則一也此等公案

四書章句 卷六
非孔子誰能斷之如夷齊之無怨泰伯之至德武王之未
盡善皆非聖人斷不敢於千古是非林中擔當一分也今
觀三人者分明不同矣而孔子一之曰殷有三仁是
多少義理多少意味然當時三公者亦已各自認過了其曰自
靖自獻于先王三公之心真可質之青天白日照耀天下
與來世矣

柳下惠爲士師 章

柳下惠爲士師三黜非不能去也不屑去也一日居乎其
位一日業乎其官一日業乎其官則一日行乎其道豈區

區爭此去畱哉或人曰子未可以去乎則亦有孤憤之心
矣惠姑徐解之曰直道而事人則直道難容往往然也焉
往而不三黜苟枉道事人則枉道易合在魯亦可何必去
父母之邦爲柳下惠此言皆曉或人以不去之意而自許
其終身直道也所謂必以其道而不自失者也然而逆料
天下之不能容玩世亦甚矣若孔子則無此

齊景公待孔子 章

齊景公之待孔子也其言曰若必如魯公所以待季氏之
禮待之則吾不能當以魯君所以待季孟二氏之間者待

四書章句 卷六
之既而又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遂行吾老矣不能用也當以王伯立論謂王道無近功吾老矣不能俟徐以待之也夫齊之有田猶魯之有季使孔子爲政則其張公室杜私門自有倏然大整頓處而曰吾老不能用此齊所以不振夫子所以去也

史記齊景公復問政於孔子孔子曰政在節財景公悅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進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爲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爲俗游說乞貸不可以爲國自大賢之息周室旣衰禮樂缺有間

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累世不能窮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齊大夫欲害孔子孔子聞之景公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反乎魯

齊人歸女樂 章

吳因之曰當時夫子攝行相事三月而魯大治非特隣邦所畏而桓子心忌之久矣蓋治魯而公室強公室強而私家弱雖欲遂其僭擬無涯之志亦將無計可施於是遂因齊人女樂之歸而君臣往觀以潛速其去孔子決意而行

亦非不知已墮齊人之謀陰中桓子之志但出處大事進退大節顧不得許多且出處既已不正則苟且容忍亦無以服朝臣之心攝奸雄之膽究竟至于公室不張徒使私門日橫耳孰若一辭而退以明潔使在我不失出處之正乎

史記世家定公以孔子爲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宰爲司空由司空爲大司寇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攝行相事於是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飾賈男女別於塗塗不拾遺四

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歸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爲政必伯伯則吾地近焉我爲之先并矣盍致地焉犁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爲周道遊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膳於大夫則猶可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膳俎於大夫孔子遂行

楚狂接輿歌 章

齊魯爲當時望國以屏周室夫子而變齊也固所以附魯
夫子而變魯也亦可因而變齊惜也尼谿之封沮於晏嬰
而女樂之歸復受於桓子則變齊變魯之望孤矣於是
楚之行夫子適楚以應昭王之聘也而陳蔡阨之子西沮
之則當時之列國諸侯卿大夫無可與共事也亦猶之齊
魯然此楚之狂所以扼腕於從政之殆而托之歌聲以諷
也既比之以鳳而又疑其衰旣幸其或止而又慮其殆語
意慇懃諄復是誠知尊孔子矣而趨不同也孔子時在車

中遂下車欲與之言想所言者不知何如無亦有感于鳳
梧之咏以續接輿之歌意乎惜乎接輿竟趨而避之不得
與之言也詩有之鳳凰鳴矣于彼高崗梧桐生矣于彼朝
陽夫子之鳳如無梧桐何何德之衰非鳳兮之衰梧桐之
衰也悠悠此衰誰可與深言哉

按楚狂卽陸通其言曰山木自寇膏火自煎桂可食故伐
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
以故身耕而妻績不受昭王之金不赴河南之治其用心
在於絕人逃世遠害全身而已矣

長沮桀溺耦而耕 章

沮溺相耦而耕二人自相與偶此外誰與偶哉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長沮不問子路而問子路所與耦者何人及子路告以魯丘彼曰是知津矣彼亦知當世有孔丘一人也乎哉子路以長沮不荅轉問桀溺桀溺不問孔丘第問孔丘之所與耦者何人及告之爲仲由告之以魯丘之徒彼且曰吾看來滔滔者天下皆是而將誰與變易耶且其在魯不合則避之齊在齊不合則避之衛之楚人竟不勝避也孰與從避世之士而灘頭渡口一付之不聞哉變而

不輟亦不告以津處宜乎子路以告子聞之而憮然曰宇宙間除是鳥獸不可以同羣彼天下皆人也吾亦人也則吾當爲與同羣者斯人而已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無人則不成世矣且彼謂天下無道誰與易之不知天下有道則丘不用變易之矣是故苟可以事不必皆明君也苟可以友不必皆賢大夫也此聖人惓惓易世之心也

子路從而後 章

丈人以杖荷蓀六字指出隱者氣象子路一見之頃想知非尋常老農故問曰子見夫子乎意其遇夫子必如楚狂

沮溺有一番說話必不泛然過的定知夫子去向故問之孰爲夫子言爾之師旣轍環四方將必斯人之徒而後知爾夫子我所知者皆勤四體而分五穀者奈何問夫子於我植其杖而芸見吾人所以植立於天地間當無舍其田而耘人之田也蓋至畱之以止宿食之以雞黍示之家人父子之樂恍然有田間氣象而所以諷子路者亦具見矣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及見之至則行矣雖然何可使君臣之大義不爲丈人一開發之故因其明而通之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廢君臣

是無長幼也是潔身而亂大倫也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謂之義便有進退去就在裏是故有時道合則畱固有委質事君之義有時不合則去而周流求一遇亦有載質事君之義正君子一腔心事所不能自已於中也若道之不行已知之不待今日矣

焦漪園曰隱者也隱是囂之反隱者惡囂之賊已於是恬而不婪潔而不溷清而不塵凡以破囂保寂耳而不知其非道之中也蓋寂囂不于其迹而于其心故處婪而恬真恬者也處溷而潔真潔者也處塵而清大清者也此道之

四書章句 卷六
中也隱者知之乎

逸民伯夷叔齊 章

吳因之曰夷齊不降志不辱身此天下所明知也至于柳下惠少連則似和而縱矣虞仲夷逸則似隱而僻矣而夫子謂其中倫中慮中清中權正所謂發潛德之光而取人於議論形迹之外者也故夷齊之論得夫子而定下惠少連虞仲夷逸得夫子而顯

民以逸稱非士君子所托也然身既隱矣而其瀟洒出塵之致自超然世外亦尚論者所必稽也夫子列叙伯夷叔齊諸人而爲之論著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清風勁節直令聞風者心景其伯夷叔齊其人乎是清而逸者也而不盡爾也有柳下惠少連者處于和光混俗之中志可降身可辱迺稽其言行則不激不隨何鑿鑿乎中倫而中慮也意惠連之逸別有所以自托者而不在於身名爭污潔乎則惠連之逸如斯而已乎是和而逸者也又不盡爾也有虞仲夷逸者托于徜徉自恣之表以隱爲高而以放言爲達其隱居也合乎道之清也不隱居則人世之利祿得而免之欲全其清節得乎其放言也合乎道之權也不放言

則人世之弓旌得而及之欲全其用晦得乎斯之謂仲逸之逸然也是放而逸者也總之逸一也和而逸者不慕清者之高放而逸者不慕和者之量自成其品自行其志夫我生于七人之後亦何必膠之以數子自托哉天地間無不可爲之時亦無必可爲之事化而裁之與時推移雖後來有個歸一究竟或成其可或成其不可然未始有期必之心也則歸之無可無不可而已矣吁此又夫子用世之微權未易以常情測者乎

胡致堂曰無可無不可以五字成文當渾全以會其意設有人焉絕世離俗無一可者有是理乎行之而善亦孤介一隅之士耳設有人焉和光同塵無一不可者有是理乎行之而善亦委隨苟合之人耳聖人無可無不可則非固也聖人無不可而可則非流也

太師摯適齊章

太師而下樂官也其相率以去也書之曷以詳蓋樂爲魯君設非爲三桓設也君不能自舉以樂而其臣僭焉如樂何故太師先之諸人竟從之而去然非其官之罪也故書其職非其人之罪也故書其名非其心之忘乎魯也故書

其地樂職廢而他可知矣樂官去而他之去可知矣首節
 太師句亦不苟見與魯樂固惟太師為之長而去魯國亦
 惟太師為之倡四適是去亂適治避地也三人是離羣索
 居避世也饒雙峯曰賢者仕於伶官已是衰世之事到夫
 子時伶官亦不可仕

周公謂魯公曰章

親親賢賢周道備矣魯公之所以治魯即文武之所以治
 天下者也故立國之初便訓以云云不施其親親親也不
 使大臣怨乎不以保庸也故舊無大故不棄敬故也無求

備於一人使能也此魯初時事及今想之則盛世忠厚之
 氣象猶可想見

周有八士章

此章固是氣運之盛然亦要知成周培養人才一段渾厚
 之氣故於八士之上而冠之曰周有其意可見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章

見危句不下一思字蓋人見危的時節一經思便不能致
 命危能致命得能思義祭能思敬喪能思哀則大節無虧
 其亦可矣

子張曰執德不弘 章

弘以量言量欲大不欲小篤以志言志欲強不欲弱執德不弘纔有片善必自矜見人之善必不喜人告之以過必不受從狹隘生許多病痛信道不篤其初亦是見得少間被人搖惑有所改移或移於是非或移於利害此其胸中惑亂安能服膺勿失如此人者有亦當不得有無亦當不得爲無善哉濂溪周子之言曰天地間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至難得者人人而至難得者道德有於已而已可解此章之意

問如何是執德不弘底樣曰子貢若只執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之德而不聞樂與好禮之說子路若只執不耻緼袍之德而不聞夫子何足以臧之說則其志皆未免止於此蓋義理無窮心體無限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 章

李宗謙曰子夏篤信謹守故擇交之嚴子張才高意廣故納交之泛始學者用子夏之言則可以不失已在成德者用子張之言則可以無失人各有攸當無輕貶斥又曰賢者尊之矣衆人不如賢也亦含容之不遽見棄善

者嘉之矣不能者不如善也亦曲成之不遽屏絕此真天地度量有乾父坤母之意心體廣大高明廓然太公無障礙隔絕原是如此何嘗過高

子夏曰雖小道章

小道指百家衆技不止農圃之流莊子天下篇曰天下大亂聖賢不明道法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口鼻皆在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偏一曲之士也意正如此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章

無卽其所未能者理體諸身方爲吾有其未體諸身皆吾之所無也日知其所無積而至一月則其體於身者爲吾能矣而且時時服膺久而不忘如此者一日有一日之功一月有一月之功卽至全體已備此心固歉然未有涯也其可爲好學也乎好學內有精進不已之意
孫淮海曰人多是在玩愒時日故無所知卽有所知亦是前日有的不是前日無的真知所亡便不忘真不忘便日知所亡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節

講中不用致知字眼爲妙

四書章句 卷六
子夏言仁不須遠求只從事於四者勉勉循循實落用功則仁自在中子夏議論皆着實博學者事事要理會也篤志者志篤于學而不他移也切問者就前日所行者問之不爲誇多也近思者思其所問而反之身心性情使理有歸宿也夫世之言仁者蓋有求之玄虛之境而竟不在者矣孰知卽此篤實之學近裏之間而仁卽此而在乎吁此子夏着已之學也仁在其中須說得虛活
朱子曰讀書須要身心都收入在這裏更不問外面有何事方見得一段道理出

王宇泰曰游定夫嘗問陰陽不測之謂神程子云公是揀難底問是疑後問此意極好吾斯之未能信爲不會疑耳從疑情問卽是切問從疑情思卽是近思若不曾起疑情而泛泛問何等不切漫天漫地思何等不近

子夏曰百工居肆 章

天下事只專心一志以求造其極此在百工且然何況君子故君子之致道以學致之也道不可力致雖從事於學時時習熟之久之而天真豁然道未有不可致者也學以致道一連說下初無兩意平層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

胡氏曰憚於改過而不憚於自欺者以改悔為難而自昧其本然之善心反不以為難

楊慈湖曰聞過則喜此乃翻小人為君子在一瞬息間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 章

林次崖曰儼然者貌莊如泰山喬嶽無一毫輕浮之態溫者氣溫如春風遲日無凌厲之色言厲者誼正詞嚴是是非非確乎其不可易嚴而溫溫而厲君子自來如此本無三變三變者自他人見之耳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 節

信字少不得是誠意惻怛自家信得過人便信得過如湯武之使民則可謂信而後勞之矣如伊傳之告君則可謂信而後諫之矣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 節

重大德句下句只根上句大德不踰已為先立其大若夫小德而有出入要不至蕩然于閑之外矣故曰小德出入可也鄒東郭曰此子夏悟後語也當其未悟時只在小德點檢必信必果兢兢小家當故夫子以小人儒箴之及其

悟也從大德上點檢而千變萬化皆是先立乎其大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 章

吳因之曰觀此章須先知大學小學理一而分殊蓋洒掃應對是應對源頭處即神化性命豈不是理一畢竟洒掃應對是下學的事神化性命是上達的事豈不是分殊抑末也二句謂在儀節上教人不令識本體也子夏將始卒二字喚本末二字最為安穩蓋道無精粗言粗而精在其中惟就用功處說則必先其近小者後其遠大者而始卒攸分孰先傳二句見心無先後譬諸草木二句見教不得有不

先後有始有卒二句不是說聖人教人事乃是聖人分上事惟聖人首尾一貫下學便上達何可責之門人小子大都本末原自一貫即草木之根杪原非兩截此時子夏已悟到此故言君子教人那好分別其孰當先而傳之孰當後而倦之惟憑學者所造或得其大或得其小譬如天有雨露而草木得之或天或喬各自不同若不量其根器而槩以高且遠者凌節而雜施之適以啓其躐等之意滋其扞格不勝之患雖曰厚而望之其實誣之也君子之道何可誣也誣字須如此看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惟聖人

粗卽是精未卽是本形上形下合爲一件事自非聖人何
可槩施通章須識子游之言爲學者重本子夏之言爲教
者循序重本則學有詣極循序則學有悟入言各有當不
甚軒輊

蔡虛齋曰精義入神不在洒掃應對外假如應對有序便
是禮應對從容不乖便是樂禮樂便是中和小學就該有
大學道理大學就在小學裏面謂大學小學絕無大小之
分固不可謂判然另是一樣道理亦不可且如人身就少
小時則曰小壯大時則曰大小大豈不懸殊畢竟不可謂

壯大一人少小又是一人正是這樣子相似洒掃應對與
精義入神貫通只一理且如人之一身神變精精變氣氣
變形形是皮膚毛髮這等皮膚毛髮雖曰至粗實從這段
元神上來這段元神是皮膚毛髮所以然神化性命昭著
斯爲物則若沒有神化性命連這物則都沒有是物象粗
顯俱從神化性命上來程子所謂洒掃應對是其然必有
所以然意正如此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 節

二句平說上句爲已仕者言蓋當時固有仕而不學者下

句為未仕者言蓋當時亦有學而不仕者總之仕有餘力不可以不學不學則無知新之益以資其仕學有餘力不可以不仕不仕則無行道之功以驗其學古人仕學原不分兩截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

喪致乎哀致者自盡之謂子游平日却是考究喪禮不是廢禮而專事哀戚之人考之禮記可見為此言者恐人事未忘本姑為之抑揚耳

子游曰吾友張也節

吾友張也才高意廣人所難能之事彼獨能之然而殊少誠實惻怛之意其於仁則未也蓋師也辟其難能處大抵亦務外所為此聖門切偲意也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節

堂堂不是贊詞乃惜之也務外好高則於己無體認之功人不可輔之為仁於人無切偲之助亦不能輔人之仁張南軒曰仁必深潛縝密親切篤至而後可以進故如愚之顏聖人許其不違仁而堂堂之張曾子以為難與並為

仁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 節

張南軒曰人於他事未能自盡於親喪其可不自盡乎若於此不能自盡則何事能盡若於此能自盡則於其他亦推是心而已

孟莊子之孝也 節

其他可能也謂生而能事死而能哀皆可能也於其臣也父用之吾亦承而用之於其政也父行之吾亦承而行之以愛君忠國之心曲盡其承家之孝此人所不可不能而亦所不易能者也大抵不喜新進而遺老成不作聰明而

亂舊章非其善繼善述有賢德之相肖者不能故曾子之註中有賢德三字看得好

獻子相三君共五十年魯人謂之社稷臣其臣與政可知矣莊子年少嗣立又與季孫宿同朝宿父文子忠於公室宿不能守而改之莊子不然故曾子歎之

孟氏使陽膚為士師 章

孫淮海曰上之立教欲以免民於刑也其明刑所以弼失教也教立則刑措矣惟失其道然後教不立不立然後刑罰用焉故曾子告陽膚先言民散由於上失其道後又言

得情則哀矜勿喜欲士師治獄知其本也民散是不親不遜之意

蔡虛齋曰犯法者民也所以致民犯法者上也得情而喜則太刻之意或溢於法之外得情而矜而不忍之意常行乎法之中舜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同此好生之心

子貢曰紂之不善章

甚哉不善之不可居也即如紂之不善當初豈如是甚哉始於一念之不自制衆惡便相引而來日累月成貫盈而不自知蓋百川居下衆流歸之片念有染衆惡歸之由是

推之假令桀紂未死惡寧止是使善有盡時文王何以望道未見是以君子見不善如探湯謹之於微也須知子貢不是爲紂分解只借紂來做個樣子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節

君子之過全在無心上蓋心體原無損壞就是過亦是顯現之過不是曖昧之過人都見的要改便改依舊無過光明之本體都完人皆仰的豈不如日月之食乎蔡虛齋曰日月非久食君子非久過黃勉齋曰過也明白而無掩覆故人皆見更也瑩徹而無瑕疵故人皆仰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 章

吳因之曰此節是就聖學寫出一段兼總條貫之妙要在言外想得此意賢者識大二句要體貼得道無往不在意道之宏綱大要固有賢者以識之下極于纖悉細微委瑣之事則又有不賢以識之道無往而不在如此故夫子亦無往而不學子乃欲以拘儒曲學所謂專門之師求之不亦過乎夫子焉不學是學文武之道非學大賢不賢也亦何常師之有句時講云大賢固其師不賢亦其師若如此則所謂焉不學者分明學其人非學其道矣夫子豈是這

們樣的玩此焉不學句隱隱言其得統文武要在言外體
驗

焉學問何從所學也焉不學謂何所不從學也朝之間有疑其大類異處不知聖人雖是天縱然能合天下之道皆吾學合天下之人皆吾師此正夫子之所以大也文武之制作皆聖人心精之所寄故識大識小人以爲粗迹夫子以爲精蘊識雖有大小而道無分於大小故曰莫不有文武之道焉何常師言隨人而學則賢不賢皆吾師也隨人而學莫測其淵源之自則賢不賢何嘗有專師也

四書章句 卷六
學賢者是常事學不賢者惟孔子能之正如察邇言問狂
瞽之類此是聖人大學問又曰焉不學主直接文武之心
言蓋仲尼原自得師的卽不藉文武也能開天闢地做出
來如何粘在師賢不賢上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 章

蔡虛齋曰上只云譬之宮牆而不兼宮室之淺深廣狹言
者爲何蓋凡室淺者其牆自卑宮廣者其牆自高此又物
理自然眼中曾見大宮廣廈而短牆矮壁者乎亦曾見有
小窩斗室而高大其門牆者乎故首只云宮牆而下兼及

宮室譬之宮牆言賜之道與夫子之道譬之於宮牆此下
只說宮牆並無一句實指說蓋喻體也又曰賜之牆也及
肩窺見室家之好言其不足於深厚而才美易見也若夫
子則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故難知

或問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夫子之道高遠故不
得其門而入也朱子曰不然顏子得入故能仰之彌高鑽
之彌堅至于在前在後如有所立卓爾曾子得入故能言
夫子之道忠恕子貢得入故能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文
章可得而聞他人自不能入耳非高遠也七十子之徒幾

人得入譬如與兩人說話一人理會得一人理會不得理會得者便是入得理會不得者便是入不得且孔子之教衆人與教顏子何異顏子自入得衆人自入不得

叔孫武叔毀仲尼 章

無以爲也不是教他不要毀言毀他亦沒幹仲尼之聖豈是人毀得的他也高得極了憑你自毀亦說他不着是故丘陵可踰也日月不可攀也人雖欲以毀謗而自絕其實何傷於日月耶無傷於日月故欲毀之適見其不自知其分量耳不知量還是不知自己分量是何等人蓋聖人有

聖人之分量賢人有賢人之分量愚人有愚人之分量州仇不自知其庸愚之分量宜其不足以知聖人之分量也夫孔子之道如日月行天雖有州仇之毀何損於明

陳子禽謂子貢曰 章

通章只重夫子不可及其得邦家等語不過就中抽出言之原不並對蓋夫子之神化不可及故舉感應言之正如堯德不可名姑舉成功文章處言之感應神速正是化不可爲處

湯霍林曰一言以爲智不智不就權衡人品上說只見他

不可胡亂說得意思言夫子為人是何等樣的人你可胡亂說他子禽之言原不足重輕亦算不得是個評品

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看物則不通神妙萬物不神不化者皆滯於物物皆囿於形氣之內皆在

天之下惟天巍然不囿於形氣中原無可安梯處故不可升夫子之德妙於無形者亦猶是也是故夫子惟不得邦

家則已夫子而得邦家其所謂立之斯立云云也哀真所謂造化之妙春回而百昌欣榮秋至而萬物歛肅不見其

迹莫知其然如之何其可及耶

黃勉齋曰立之謂制其田里道謂道之以德綏謂撫安之立之固也動謂鼓舞之道之深也立之道之綏之動之皆

聖人政化之施斯立斯行斯來斯和皆天下感動之速或曰子貢智足以知聖人今不言其德而稱其得邦家之効

何也曰天之德不可形容即其生物而見其造化之妙聖人之德不可形容即其感人而見其神化之速

堯曰咨爾舜 章

唐虞授受雖出於揖遜而其告戒丁寧則極其憂勤懇切要將此意體貼天之曆數在爾躬以其德當天心也允執

其中中是恰好當做得道理下面謹權量舉逸民亦是這等道理大抵帝王之道無精粗凡事之合天理當人情處便爲道便爲中執是於事物上酌其中而用之中庸謂舜用其中卽用其所執之中也不是玄虛說中天祿方始而直曰永終堯舜傳心便說到利害處大抵人心易危說到利害便快然醒警則道心便在此千聖心法也舜亦以命禹叙得最好見三聖相傳無別法只有這些子

予小子履節全重帝心兩字作主言桀有罪已不敢赦天下賢人皆上帝之臣已不敢蔽蓋其簡關於上帝者本如是而吾可無善以承之乎故朕躬有罪則無以萬方萬方有罪則罪在朕躬誠謂上帝之所仁愛者惟此下民而吾乃移過于民此非君道亦非帝心也上帝之所托重者惟吾躬而吾乃自諉其責非君道也亦非帝心也此後五段全在自責上說蓋君道之修否生民之休戚國家之治亂天祿之存亡全在自治與不能自治之間故曰禹湯罪已其興也勃然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然引湯誥前段見湯受命於天亦卽天之曆數在躬意也下節叙武王不及天命者湯武皆順乎天言湯而武王可知

周武王既克商發粟出財大賚于四海其中善人則尤加厚大賚是博濟天下之窮民善人是富是加厚天下之良民一說謂大賚只及善人則窮民之無告聖人能恻然耶決不如此雖有周親四節要聯絡得好言當其誓師之初卽曰紂雖有至親不如周家之多仁人其既伐紂而告諸侯也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不在百姓斯誓也固已念切生民不啻痍瘝乃身矣至于功成牧野之後豈無以出斯民于塗炭拯百姓于水火而極一時維新之隆哉是故有大整頓焉有大屏翰焉有大根本焉今觀其謹權等事綱

紀何等嚴肅其森然是一統之規模乎興滅等事恩澤何等浩大其藹然太和之氣象乎所重者民食喪祭則所以立綱紀而厚風俗者又何其燦然具舉乎謹權量是平其在官者紂不道所以取民者必踰制敗度敗禮所以布告天下者必失宜放黜師保或人不備官官不備事而百職廢故自謹之審之修之則民信立法守定吏事飭四方之政次第舉行矣興滅繼絕滅國則興之有國而無人則立旁支以繼之此皆先世所有功德於民民之所欲興欲繼者也逸民有才德舉之從民望也從民之所欲故民歸心

四書章句 卷六 三十五
所重者民食喪祭當紂時民之所以養生喪死者皆有所憾故武王有獨重焉凡此數者皆武王所反商之舊也合而觀之堯舜之咨命詳於道而法在其中湯武之誥命詳於辭而道在其中其大要總不出寬信敏公四者而已矣寬是包含容覆有天地氣象信如四時敏如乾健公如造化無心聖人天地一而已矣四者皆是心體堯舜精一正在此處不精一則私意夾雜便狹小便詐偽便懶散便有我非順天之學此所以千聖相傳只在乎此

子張問於孔子 章

尊五美屏四惡一勸一戒也尊有欽崇敬奉之意屏有遏絕力去之意無一美不尊無一惡不去則於人情國體無不得宜方為盡善盡美規模故可以從政是故以府庫之財與人則惠而費矣惟因四時之和因原隰之利因五方之財以阜物以厚生使民不饑不寒何費之有勞人以力所不堪則不免於怨擇可勞而勞之以佚道使民惟喜康共不常厥邑可也其究安宅百堵皆作可也如此則又何怨之有欲仁就心體上說人心中自有惻怛之生機我不闕立達之真則天機自是油然而莫遏生意自是藹然無窮

覺得滿腔皆是胞與之念而無有歉然不足之處此其所欲從心而生亦從心而得奚貪之有泰生於理慊驕生於氣盈泰者泛應曲當置天下於無事驕者負才傲世置萬事於不足理君子心一於敬不以彼之衆寡大小二其心則兢業之中自有恬愉氣象何驕之有正衣冠尊瞻視此其威也德威之畏出於衆志之自肅何猛之有惠不費勞不怨施于人者也欲不貪泰不驕威不猛存于已者也爲政內外始終之道亦云備矣

虐以立教言暴以作事言賊以出令言有司以用財言其殺也未必不當其罪但上之教化不先則民之陷於不知者可憫也故謂之虐古者以五戒先後致罰所以警昏愚懲怠慢也戒之既至然後可以責成不先戒之彼且烏知先後緩急之所在遽以視成不亦暴乎令嚴者欲其不犯聚衆以警之垂象以曉之論法以諭之上自慢其令而欲下之嚴其可得乎如是而致期焉期而不至則罪之是罔民也猶之均之也謂均之與人也吝字說得廣當賞便用賞遲疑之間澁縮靳惜便誤事機如李絳勸憲宗速賞魏博將士謂若待其來請而後賞之則恩不歸上矣正是此

意有司於出納之間吝情不敢自尊故是本職當然人君
爲政大體却不可如此四件俱與帝王治世之道相反不
教而殺之虐便是寬之反也不戒視成之暴便是敏之反
也慢令致期之賊便是信之反也吝於與人之有司便是
公之反也寬信敏公是心之善處故治亦善暴虐賊吝是
心之惡處故政亦惡治法俱本身法循之則與治同道反
之則與亂同事

子曰不知命章

全以君子爲主立與知人皆是爲君子中事正與首章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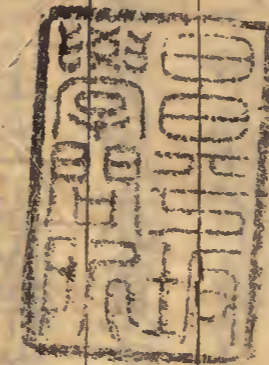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相應知命卽氣數之命也論不
違仁者必貞於富貴貧賤造次顛沛論盡心知性者必極
之天壽不二此等見解所係不少今人開口亦解說一飲
一啄自有定分及遇小小利害便生趨避計較之心古人
刀鋸在前鼎鑊在後視之如無者只緣見道理都不見那
刀鋸鼎鑊不知命其何以爲君子禮所以檢身也視聽言
動恃有禮在所以立于紛囂波蕩之中而卓然不亂也不
知禮其何以立言心聲也如佛老有佛老之言楊墨有楊
墨之言孔孟之徒有仁義道德之言各以其一家學術立

說辨得他是非明白不爲所眩則從違不差趨向得正此
道術士行所係不可泛然者也不知言其何以知人知命
者至命之學也知禮者盡性之學也知言者窮理之學也
三者稱然後可爲君子

這三章遡帝王之統而以從政之畧知命之學繼之分明
是以吾夫子直接堯舜之傳耳大抵堯舜以來聖人在上
爲天下君治統道統合而爲一故禪受放伐之事就是授
受一中之傳孔子以來聖人在下爲天下師道統治道分
而爲二故有此五美之政必有此三知之學雖然美意

法相爲表裏天德王道相爲體用吾夫子知天之學仁禮
之至與堯舜之執中何異而所謂不費不怨不貪不驕不
猛者固亦寬信敏公之道也豈有二哉噫均一揖讓也堯
之命舜不過曰執中而已至舜則益以危微矣益以精一
矣十六字之叮嚀凜凜詳相告戒何煩稱也均一征誅也
湯之誓師不過曰簡在而已至武王則大賚矣富善矣至
于權量喪食之煩碎兢兢罔不區畫又何多事也辭自簡
而之煩事自寡而之多道自帝而之王德自性而之反豈
升降污隆之會不能不然與及吾夫子而後何其聖人之

統無復在上也故終之曰君子君子者孔子也堯舜以來一人者也



四書翼箋論下卷六終

文化乙亥

